

性學會會議以後

◎薩毗耶

如果，八〇年代中期以後，烽火蔓延的新社會運動著重於弱勢群體的主體建構的話，那麼九〇年代的社會文化新議題就更多元繁複，其中有道清晰可觀的脈流，就是以身體為戰場並進行深度的多面向探索。

由抽象的主體到撫觸可及的身體，看似矮化了視野，其實這可能是原有的運動風潮稍戕後的熱身活動，更要緊的是，新社會運動正以迂迴戰略逐步搶灘造起橋頭堡來。準此以觀，六月底和七月初分別由不同單位所舉辦的性學研討會，儘管都已經落幕，但其間的刀光劍影和後續發展卻更值得注意。

相對於較「正式」，受到官方和傳媒較多青睞的亞洲性學會會議，搶搭列車的「性教育、性學、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」引起的爭議就大了許多。固然是緣於主其事的中央大學教授

何春蕤因近年來倡議「豪爽女人」的論調，和不同立場的性學專家產生齟齬所致，其實背後還牽扯到文化霸權的問題。也就是說，掌握性發言權的權威人士——以泌尿科醫師為大宗——高度敵視著由文化研究角度出發的性論，理由除了不了解以外，更大的不安是深懼發言權的旁落。刻意防堵的結果是雙方的互動極其不良，人們的性焦慮可能更甚於以往。

文化研究的角度當然無法涵蓋所有的性問題面向，然而反對者的論調隱約都以衛護既有的婚姻家庭制度為綱要，卻無力正視這一制度目前所衍生的難題。職是之故，爭執的焦點未必是身體，而是作為強固單位的「家庭」。一旦能夠釐清問題的面向，那麼下回的交鋒可能更激烈，卻不該是原地踏步才對。

1996.8.13. 中時. 人間,